

像名侦探一样思考



SHERLOCK
HOLMES

福尔摩斯

探案全集

【英】阿瑟·柯南·道尔 原著



5

《蓝宝石案》
《斑点带子案》
《单身贵族案》



山东教育出版社
SHANDONG EDUCATION PRESS

The Complete
Sherlock Holme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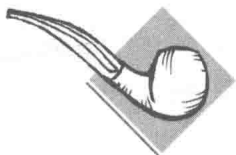
像名侦探一样思考

福尔摩斯

探案全集

【英】阿瑟·柯南·道尔◆原著
武汉捷卓图文销售有限公司◆编绘

山东教育出版社



前言

“夏洛克·福尔摩斯”是 19 世纪末英国侦探小说家阿瑟·柯南·道尔塑造的一个才华横溢的私人侦探。

柯南·道尔，1859 年 5 月 22 日出生于英国北部城市苏格兰首府爱丁堡。他一共写了 60 个关于福尔摩斯的故事，包括 56 个短篇小说和 4 个中篇小说。这些故事在 40 年间陆陆续续在《海滨杂志》上发表。故事主要发生在 1878 年到 1907 年间，最后的一个故事是以 1914 年为背景。这些故事中有两个是以“福尔摩斯”的口吻用第一人称写成，还有两个是以第三人称写成，其余的都是他的助手华生的叙述。

《福尔摩斯探案全集》包括“冒险史系列”“新探案系列”“回忆录系列”“归来记系列”以及《血字的研究》《恐怖谷》《巴斯克维尔的猎犬》《四签名》。

柯南·道尔笔下的神探福尔摩斯善于通过观察与演绎法来探究问题，其人物形象无数次被搬上大荧幕。平常他在贝克街 221 号 B 的公寓里悠闲地抽着烟斗，等待委托人上门或者做化学实验。一旦接到案子，他立刻会变成一只追逐猎物的猎犬，开始锁定目标，将整个事件抽丝剥茧、层层过滤，直到真相大白。华生是他多年的得力助手，他的传记作家，以及他一生的挚友。



福尔摩斯的相貌和外表，乍见之下就足以引人注目。他有六英尺高，身体异常消瘦，因此显得额外颀长；细长的鹰钩鼻子使他的相貌显得额外机警、果断；下颚方正突出，说明他是个非常有毅力的人。他经常拿着烟斗与手杖，外出时戴黑色礼帽。

福尔摩斯以他严谨的推理、丰富的想象力将各类复杂案件抽丝剥茧，使一个个罪犯无处遁形，同时也使警界的正规军不得不经常来向他请教，并为他的侦探才能叹服。

毋庸置疑，“福尔摩斯”已经成了名侦探的代名词，或者说“福尔摩斯”已经成了一个符号，一个象征智慧的符号。

在编辑这套《福尔摩斯探案全集》的过程中，我们精心筛选了原著中的精彩篇章。这些故事结构严谨，情节跌宕起伏、环环相扣、引人入胜。





五个橘核	1
歪嘴唇男人	18
蓝宝石案	38
斑点带子案	57
工程师大拇指案	81
单身贵族案	100



五个橘核

1887年9月下旬的一个秋夜，窗外暴雨肆虐。我的朋友正在忙于编制罪案记录互见索引，而我则专注于一本有关海洋的小说之中。

“嘿，”我说，抬头望望我的同伴，“好像是门铃响了。今晚谁还能来？也许是你的哪位朋友？”

“除了你，我哪里还有什么朋友？”他答道。

“那么，是位委托人吧？”

“如果是委托人，案情一定很严重。”

过道上响起脚步声，接着有人敲门。进来的是一个年轻人，穿着考究，彬彬有礼，但手中的雨伞水泄如注。这时我看出他脸色苍白，双目低垂。

“我希望我没有打扰到您，我是专程来向您请求指教的。”他边说边将一副金丝夹鼻眼镜戴上。

“请讲一讲您这件案子的一些细节。”

“这决不是一个寻常的案子。”

“到我这里来谈的案子都是不寻常的。”

“可在您的经验中，有没有听说过比我家族中所发生的一





连串更为神秘、更难解释的事件？”

“请您首先告诉我们一些主要事实，我随后会把我认为最紧要的细节提出来问您。”

年轻人朝前挪动了一下椅子，把两只穿着潮湿鞋子的脚伸向炉火边。他说：“我叫约翰·奥彭肖。据我理解，我本身同这一可怕事件没有多大关系，那是上一代遗留下来的问题。因此，我必须从事件的开端谈起。我的祖父有两个儿子——我的伯父伊莱亚斯和我的父亲约瑟夫。我父亲在康文特里开设一座小工厂，在发明自行车期间，他扩大了这个工厂的规模，并享有奥彭肖防破车胎的专利权，因而生意兴隆，这就使他后来能够将工厂出让，依靠一笔巨款过着富裕的退休生活。

“我的伯父伊莱亚斯年轻时侨居美国，成了佛罗里达州的一个种植园主。南北战争期间，他在杰克逊麾下作战，后来隶属胡德部下，升任上校。南军统帅罗伯特·李投降后，他解甲归田。大约在1869或1870年，他回到欧洲，在苏塞克斯郡霍尔舍姆附近购置了一小块地产。他之所以离美返英，是因为他厌恶黑人。自从他定居霍尔舍姆以来，一直深居简出。他拥有一座花园，房子周围有两三块田地，可他往往几个星期都足不出户。他狂饮白兰地酒，烟瘾极大，但他不喜欢社交，甚至和自己的胞弟也不相往来。

“他初见我时，我十一二岁。1878年，他已回国八九年。他央求我父亲让我同他一起住。当他清醒时，他喜欢同我一起斗双陆、玩象棋。他还让我代表他跟佣人和一些生意人打交道。到我





16 岁时，我掌管所有的钥匙，俨然成为一个小当家了。我可以随心所欲地到我想去的任何地方，只要不打扰他的隐居生活即可。不过，在阁楼那一层有许多房间，唯独其中一个堆存破旧杂物的房间，常年加锁，严禁任何人入内。我曾出于好奇，从钥匙孔向屋内窥视过，但只见屋里除了堆存着的一大堆破旧箱笼和大小包袱之外，别无其他。

“1883 年 3 月的一天，一封贴有外国邮票的信放在上校的餐盘前面。‘从印度来的！’他拿起信，十分诧异，‘本地治里的邮戳！’他急忙拆开信封，里面蹦出五个又干又小的橘核。只见他面如死灰，直瞪瞪地瞧着信封。‘K. K. K. !’他尖叫起来，‘天哪，天哪，罪孽难逃呀！’

“我叫道：‘伯父，怎么啦？’

“‘死亡！’他说着，站起身来回到他自己的房间，我心惊肉跳地拿起信封，发现信封口盖的里层，也就是涂胶水的上端，有三个用红墨水潦草地写的‘K’字。此外，除了那五个干瘪的橘核，别无他物。是什么原因使他吓得魂飞魄散？我上楼时正好碰见他下楼，他一手拿着一串旧得生了锈的钥匙——这一定是楼顶专用的了，另一只手里却是一个像钱盒似的小黄铜匣。

“‘叫玛丽今天给我房间里的壁炉生火，再派人去请霍尔舍姆的福德姆律师来！’他嚷道。

“律师来到时，我被召唤到他的房里。炉火熊熊，炉栅里有一堆黑色的纸灰烬。黄铜箱匣放在一旁，敞着盖，里面空空的。我瞧了一眼，大吃一惊，因为匣子盖上印着信封上那样的





三个‘K’字。

“‘约翰，我希望你，’伯父说道，‘做我的遗嘱见证人。我把我的产业，连带它的一切有利和不利之处，留给我的兄弟——也就是你父亲。以后你父亲又会遗留给你的。如果你能平安无事地享有它们，自然是好；不过，如果你发觉不能，我劝你把它留给你的死敌。请按照福德姆律师在遗嘱上指给你的地方签上名吧。’

“我在律师所指之处签了名，律师就将遗嘱带走了。我反复思量，还是无法明白其中的奥秘。可这件事留下来的恐怖感觉却始终难于摆脱，此后，我看出伯父举止异常。他酗酒狂饮更甚于往日，并且更加不愿置身于任何社交场所。他大部分时间都消磨在深室之内，而且室内门上还上了锁；但他有时又像酒后发狂，从屋子里一冲而出，手握左轮手枪，在花园中狂奔乱跑，尖声叫喊，说他谁也不怕，谁也不能把他圈禁起来。这阵激烈的突然发作过去以后，他又急忙跑回房间里去，把门锁起来，还插上门闩，好像一个内心深处充满了恐惧的人，无颜再虚张声势地装下去。

有一夜，他又撒了一回那样的酒疯，突然跑出去，可这一回却一去不复返了。我们去寻找他时，发现他摔倒在花园一端的污水坑里。但我并未发现任何施行任何暴力的迹象，坑水也不过两英尺深。陪审团鉴于他平日的古怪行径，断定为‘自杀’。

可我知道他是个怕死的人，不会跑出去自寻短见。尽管如此，事过境迁，我父亲继承了他的地产以及他存放在银行的大约一万四千英镑存款。”





“等等，”福尔摩斯插言，“请把您伯父接到那封信的日期和他被信以为真的自杀日期告诉我。”

“收到来信的日期是1883年3月10日。他死在七个星期后的5月2日。”

“谢谢您。请说下去。”

“当我父亲接收那座霍尔舍姆的房产时，他应我的建议，仔细检查了长年累月上了锁的阁楼。那个黄铜匣子仍在那里，里面的东西已被毁掉。匣盖的里面有个纸标签写着三个大写的字母‘K’，下边还写有‘信件、备忘录、收据和一份记录’等字样。我们认为这表明了伊莱亚斯上校所销毁的文件的性质。除了许多散乱的文件和记有我伯父在美洲的生活情况的笔记本外，顶楼上其余的东西都无关紧要。这些散乱的东西，有些是关于战争时期的情况和他恪尽职守荣获‘英勇战士’称号的记述，还有些是关于战后南方各州重建时期与政治有关的记录，显然我伯父当时曾积极反对那些从北方派来的随身只带着一只旅行手提包进行搜刮的政客。

“我父亲搬到霍尔舍姆去住时正值1884年初，直到1885年1月，一切都相安无事。元旦过后的第四天，我们一起吃早餐时，我父亲忽然一声惊叫，一手举着一个刚刚拆开的信封，另一只手五指伸开的掌心上有五个干瘪的橘核。

“‘啊，这究竟是怎么回事，约翰？’他结结巴巴地问道。

“我的心变得沉重。‘这是三个K。’我说。

“他看看信封的内层。‘不错，’他叫了起来，‘就是这





几个字母。这上面又写着什么？’

“‘把文件放在日晷仪上。’我望着信封念道。

“‘什么文件？什么日晷仪？’他又问道。

“‘花园里的日晷仪，文件一定是被毁的那些。’

“‘呸！’他壮着胆说，‘我们这里是文明世界，不容许这种蠢事发生！这东西是哪里来的？’

“‘从敦提来的。’我看了一下邮戳回答说。

“‘荒唐的恶作剧，对无聊的事我不屑一顾。’

“‘要是我的话，就一定报告警察。’我说。

“‘不许。我不愿为这种荒唐事庸人自扰。’

“与他争辩是徒劳的，因为他非常顽固。我只好走开，心里惴惴不安，有大祸即将临近的预感。

“接到来信以后的第三天，我父亲离家去看望他的一位老朋友弗里博迪少校， he 现在是朴次当山一处堡垒的指挥官。我为他的出访而感到高兴，在我看来，仿佛他离开了家倒可避开危险。可是我想错了，他出门的第二天，我接到少校拍来一封电报，要我立即赶赴他那里。我父亲摔在一个很深的白垩矿坑里，这种矿坑在这附近是很多的。他摔碎了头骨，躺在里边不省人事。我急切地跑去看他，可是他再也没有恢复知觉，从此与世长辞了。

“显而易见，他是在黄昏前从费尔哈姆回家，由于乡间道路不熟，白垩矿坑又无栏杆遮挡，验尸官便毫不迟疑地做出了‘由于意外致死’的判断。我谨慎地检查了每一件与他死因有





所关联的事情，但是没有发现任何含有谋杀意图的事实。现场没有暴力行动的迹象，没有脚印，没有发生抢劫，也没有路上有陌生人出现的记录。可是不说您也知道，我的心情是非常不平静的。我几乎可以确定，一定有人在他的周围策划了某种卑鄙的阴谋。

“在这种不祥的情况下，我继承了遗产。您会问我为什么不把它卖掉。因为我深信，我们家的灾难在一定程度上是由我伯父生前的某种意外事故所决定的，所以祸事必将同样威胁着我们。我父亲是在 1885 年 1 月惨遭不幸的，至今已两年八个月。我以为灾祸已随着我的上一代人的逝去而一起终结了，可谁知昨天早上，灾祸又临门了。”

年轻人从背心口袋里取出一个揉皱的信封，走向桌旁，他摇落在桌上五个又小又干的橘核。

“这就是那个信封，邮戳盖的是伦敦东区。信封里还是我父亲接到的最后一封信里的几个字：‘K. K. K’，然后是‘把文件放在日晷仪上’。”

“您采取什么措施了吗？”福尔摩斯问道。

“什么也没有。”

“什么也没有？”

“说实话，”他低下头去，用消瘦苍白的双手捂着脸，“我觉得毫无办法。我觉得自己像一只可怜的兔子面临着一條蜿蜒前来的毒蛇。我好像陷入一个不可抗拒和残酷无情的恶魔的魔爪之中，而这魔爪是任何预防措施都无法防范的。”





“您一定要采取行动，先生，否则，您可就完了！现在除了振作精神以外，没有别的什么能够挽救您的了。”

“我去找过警察了。”

“啊？”

“但是他们听我诉说之后，仅仅付之一笑。我相信那些巡官已经形成固定的看法，认为那些信纯属恶作剧，我的两位亲人之死正如验尸官所说的，完全是出于意外，因此不必和那些前兆联系到一起。”

福尔摩斯挥舞着他的双拳，喊着：“令人难以置信的愚蠢！”

“可是他们答应派一名警察，同我一起留在那房子里。”

“今晚同您一起出来了没有？”

“没有。他奉命只待在房子里。”

福尔摩斯又愤怒得挥舞起拳头来。

“那么，为什么您来找我？”他叫道，“再说更重要的是，为什么您不一开始就来找我？”

“我不知道。只是到了今天，我向普伦德加斯特少校谈了我的困境，他才劝我来找您的。”

“您接到信已整整两天了。我们应当在此之前采取行动。估计您没有更进一步的凭证了吧。”

“有一件，”他在上衣口袋里翻找一番后，掏出一张褪色的蓝纸，摊开放在桌上。“我隐约记得，那一天，伯父在焚烧文件时，我看见纸灰堆里有一些小的没有烧着的文件的纸边是这种特殊颜色的。我在他屋里的地板上发现这张纸。我想它也许是私人







日记里的一页，而字迹是我伯父的。”

纸边参差不齐，的确是从本子上撕下来的。上端写有“1869年3月”，下面是莫名其妙的记载：

4日：赫德森来，抱着同样的旧政见。

7日：把橘核交给圣奥古斯丁的麦考利、帕拉米诺、约翰·斯温。

9日：麦考利已清除。

10日：约翰·斯温已清除。

12日：访问帕拉米诺。一切顺利。

“谢谢！现在您必须马上回家，开始行动。”

“我应该怎么做呢？”

“只有一件事要做，而且一定要刻不容缓立即就办。您必须把给我们看过的这张纸放进您说过的那个黄铜匣子里去。还要放进一张便条，说明所有其他文件都已被您的伯父烧掉了，这是仅剩的一张。您一定要用使他们能够确信无疑的措辞。做完这一切以后，您必须马上按信封上所说的把黄铜匣子放在日晷仪上。您明白了吗？”

“完全明白了。”

“现在不要想报仇之类的事。我认为我们可以通过法律来达到目的。既然他们已经布下了罗网，我们也应该采取相应措施。现在首先要考虑的是消除威胁您的迫在眉睫的危险；其次才是揭穿秘密，惩处罪恶的团伙。”

“谢谢，”年轻人站起身来，穿上雨衣，“您给了我新的生命和希望。我一定遵照您的指示去做。”





“您必须分秒必争。您怎样回去呢？”

“从滑铁卢车站乘火车回去。”

“现在街上人还很多，不过，您要严加小心。”

“我有武器在身。”

“那就好。明天我就开始办您这案子。”

“那我就在霍尔舍姆等着您？”

“不，您这案件的奥秘在伦敦。我将在伦敦寻找线索。”

“那我过一天，或者两天，再来看您，告诉您关于那铜匣子和文件的消息。我将遵照您的指点逐一去办。”他和我们握手告别。

门外依旧狂风呼啸、大雨瓢泼，雨点簌簌不停地敲打着窗户。这个离奇、凶险的故事似乎是随着狂风暴雨而来到我们这里的——它仿佛是强风中掉落在我们身上的一片落叶——现在又被暴风雨卷走了。

福尔摩斯默默地坐了一会儿，头向前倾，目光凝注在壁炉的红彤彤的火焰上。随后他点燃了烟斗，背靠坐椅，望着蓝色烟圈一个跟着一个袅袅地升向天花板。

“华生，我想我们经历的所有案件中没有一件比这个更稀奇古怪的了。”他终于做出了一个判断。

“除了‘四签名’案外，也许是这样。”

“可是在我看来，这个约翰·奥彭肖似乎正在面临着比舒尔托更大的危险。”

“但是，你对这是什么样的危险是否有了任何明确的看





法？”我问道。

“它们的性质是没有疑问的了。”他回答说。

“它们是怎么回事？谁是这个‘K. K. K.’？为什么他要一直纠缠着这个不幸的家庭呢？”

福尔摩斯闭上眼，两肘靠在椅子扶手上，指尖合拢在一起，说道：“一个人应当给他自己头脑的小小阁楼里装满他可能需要使用的一切。其余的东西可以放到他的藏书室里去，需要的时候，随时取用即可。现在，为了今晚我们接受的这样一桩案件，我们肯定需要把我们所有的资料都集中起来。劳驾把你身边书架上的美国百科全书里‘K’字部的那一册递给我。首先，我们可以从一个有充分根据的假定开始——伊莱亚斯上校是由于某个有力的原因而离开美国的。他对英国的孤独生活那样极为罕见的喜爱暗示着他心中惧怕某人、某事。至于他所怕的是什麼，我们只能通过他们所接到的可怕信件来推断。你注意到那几封信的邮戳了吗？”

“第一封是从本地治里寄出的，第二封是敦提，第三封是伦敦。”

“从伦敦东区寄出，你据此能推断出什么来？”

“那些地方都是海港，写信的人是在船上。”

“毫无疑问，就本地治里来说，从收到恐吓信起到出事时，前后经过七个星期。至于敦提，仅仅经过大约三四天。这说明什么问题呢？”

“前者路程较远。”

“可是信件也要经过较远的路程呀！”

